

# 酒井

野火 / 文  
薛聰賢 / 圖



河汾山山西邊山腳下，是一條去縣城的青石板官道，車馬行人整天來往不絕，直到深夜才漸漸靜止下來。

離城七里坡，有幾間旅店飯館，一家糧草行兼釘馬掌，最有名的是黃婆婆開的酒坊。她是一個奇人，賣自己釀的酒，一滴水也不兌，而且價錢公道，所以大家都樂於光顧她的酒。

她除了零沽上門喝酒的客人外，其餘一律整罈出售。酒罈封口上面塗了一層薄薄的黑漆，漆上寫着「開罈前請檢查封口是否完好」的金字，弄得飯酒館子再也沒法子兌水。她的這一招深得酒客欣賞，手頭有錢必定買幾罈回去，免得過年過節買不到黃婆婆酒坊的酒。

黃公公也是個忠厚人，他挖竹筍賣，不論粗細竹器都會做，並且經久耐用。有時時候來買竹器的客人和他談到酒坊的事，他多半不理睬。

「你的娘子真傻，」一位在別處開酒坊的老闆說：「酒兌水是老規矩，你們不兌，害得我們的酒沒人買，賺錢賺得打破人家的衣食飯碗，不好意思吧？」

黃公公裂開嘴笑問：「那麼我賣你的籬筐十副算十五副

的錢，你願不願意呀？」

「竹器不比酒，酒兌了水騙客人，知道有假已經下了肚，籬筐可以一副一副的數。」

「自己黑良心，要人家也跟著黑良心，我的籬筐不賣給不講理的人！」

酒坊老闆只好去買別家的次等貨。

黃公公害怕縣城另外幾家開酒坊的來搗蛋，向婆婆說：「酒坊既然賺不了什麼錢，我們搬到別處去住算了，跟那些人嘔氣實在不值得。」

「雖說酒坊賺不到什麼錢，但是，一家人的生計卻都靠它來維持呢！我們搬走，酒仙喝兌了大水量水的酒，多不好受！現在顧客擁護我的作法，這就夠了。同行又能對我們怎麼樣？我不相信他們有本領燒我的酒坊，害我們的性命。」

結果幾個酒坊老闆商量了一陣，決定派人去破壞黃婆婆的酒坊，使她再釀不出酒來。沒想到正巧有個遊方道士在黃婆婆家寄居。她拿出陳年美酒來招待他。

道士是個大酒蟲，他幾乎從早到晚酒壺不離手。沒有菜也能夠喝幾斤。

夜闌人靜，道士彷彿聽見有人穿牆壁，他吹熄燈火傾聽，聲音更響亮了。他招指一算，是酒坊同行想來破壞黃婆婆的酒坊，於是默默念真言，四個歹徒頓時定在原處，動彈不得，有的拿鎚，有的拿鐵鑿，牆上已經鑿了一個可伸進一條腿的洞。

天明，四個人仍舊不能動彈，有人從他們面前走過，他們就會不自禁地講出他們得到這種

懲罰的原因。道士再念真言，四個歹徒沒命地逃走。

過了三天，道士對黃婆婆說：“你的同行是不會死心的！改天他們可能會派更多的人來搗毀你的酒坊。我在這裏住這麼久，每天接受貴賓一般的招待。在回山上之前，想為你做些事情。”

“把你行的真言教我！”黃婆婆說。

“不！釀酒必須好水，我來為你掘一口井。”

道士花了一天工夫掘井，公婆倆幫助砌井壁、井口、井閘。井裏有兩條一般的泉水嘶嘶地響。

“過一些日子，井水就會漲滿到井口。”道士說：“記住井蓋一定要隨時蓋著，不然十里外就能夠聞到井裏的酒味。”

“酒味？”黃婆婆心裏有些奇怪，道士怎麼這樣說。

道士向黃家公婆倆告別。

不久，縣城那夥開酒坊的，果然又派人把黃婆婆的酒坊徹底破壞了，所有盛酒的器具全被整爛，酒從酒坊流到官道上，驚動了縣城的知縣大人。他親自調查這個案件。

“黃婆婆，你知道是誰來砸你們的酒坊嗎？知縣問。”

“不知道。我老了，不想追究這件事情。”

“醉倒在酒庫的三個人是你的夥計嗎？”

“不是。我們的夥計一滴酒不嘗。”

酒醒來的三個，一

見知縣害怕得一一招供，加上他們的口袋裏有各酒坊給的銀票、酬勞，案情馬上明白，所有參與的酒坊老闆，都得到應得的處分。

道士掘的那口井，從這天開始變成酒井，一直源源不斷，任你一桶一桶的打出去，而且比黃婆婆釀的更香醇。

黃家公婆再去整理酒庫，發現空酒罐全是完整的，於是就搬井邊裝酒，越裝，井裏出的酒反而越多，逐漸滿到井口。

黃婆婆說：“道士要我蓋上井蓋，原來這是一口出酒的寶井。”

發了財的黃家公婆非常想念掘井的道士，那天終於被他們盼望到了。

“老婆婆，老公公，這幾年日子過得好吧？”

“發了財。”黃婆婆：“只是銀豬要去外面買糟。”

話剛說完，酒井立即乾涸得一滴酒全無。

多年後黃婆婆去世，酒仙們感念她的廉價美酒，在七里坡蓋了一座黃婆婆廟紀念她。

